

完全没有想到普陀区某个安静的角落会开着一家古董商店。“小芳廷”令人想到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古旧马车,红衣卫兵,绿木门框。弧形玻璃橱窗内置各式小古董……仅仅门口装饰,已经是浓郁的老欧洲风格了。

店堂大小两间。小的那间基本都是上百年的各式钢琴。式样简洁的与繁复的。淡橙色或深褐色的琴面闪耀着木头好看的光泽。这些光泽里应该有着原主人怎样的故事?手指朝琴键敲下去,琴键——发出空灵的音乐。有顾客在询问店主钢琴的价格。店主是一位和蔼的老伯伯。他述说着一生对收藏古董的热爱,让这些古董漂洋过海的不易,以及哪几样东西是顾客已经定单了。他的热情与他的白发,他对每样摆设的絮絮叨叨,他标准的普通话,将不远处一个市井的上海挡在门外,令人有一种恍惚迷离之感。

“这台1906年生产的爱迪生牌留声机,即使过了100多年,只要将手里的唱片放进去,依然能播放出充满年代感的音乐来呢!”老伯伯一边说,一边放唱片。

白衣绅士在空中倒垂,巨型大熊劈面而来,大大小小的木偶摆成家族阵势,无穷无尽的洋娃娃仿若活体。诡异,神秘。幸亏是跟朋友一起来的。诡异于是演绎成令人享受的神奇。

音响,电话机,灯具,老爷车,茶杯,酒器,油画,时钟……瓷质的,铜铸的,玻璃的,石头的,丝绸的……发声的与不发声的……幽深店堂,迷宫一座。看上去做工精致的一个深色木橱像是鞋柜。朋友却猜测是“缝纫机”。店主掀开了活动门板,让我们看,果然是一台缝纫机。金

家门前的老古玩店

南妮

属杆上下可以伸缩,上顶石质小容器。“烟灰缸!”——朋友也猜对了。“以前的绅士们谈话到哪里,烟抽到哪里,这个烟灰缸就可以随他们挪动。”

认识的一位名画家,搬进别墅新居,特地去巴黎淘古董。沙发,台灯,橱柜,迷醉于那些二手家具,迷醉的是再也没人能够做得出来的绝妙手艺。收藏并骄傲的是这一份“独一无二”。

看中了一个白瓷花瓶。一本竖起的书那么高,宽敞的瓶口是花朵形状的,适合放在小圆桌上。还看中了一个深褐色木制边柜。扇形造型,三层设计,半人高。大厨边、客厅角落,似乎哪里都可以摆放。既好看又实用。柜子细巧的几根圆柱,扇形顶部波浪形状的镂空刻花,都传递出复古的味道。可惜两朵浪花的衔接处有些断开了,岁月总有痕迹。拍了两张照片,准备回家琢磨。

耀目的华彩是这样一件古董:一条长约一米半、碗口粗的大理石上,停着一只木头的鸟。那只鸟被雕刻得精致之极,那条大理石看上去厚重之极。鸟的大小与大理石

的长度,有着令人舒服的比例。木刻的精细繁复与石头的坚挺简洁显示有趣的对比。“是哪一个设想出来的?”“分明是一件艺术品啊!”称赞不已,感慨不已。店主开价一万三千元。“价格可以再商量。”

有哪位好闺蜜搬进别墅,就买来送她。“适合放在院子里,或者大客厅里。”走出“小芳廷”,还在频频回头,频频设想。

“下次来,你或许会看不到啦!”店主老伯说。他肯定在想:“这一位,买30元门票时很爽气,东西一件没少看,但要挣她的钱却是很难啊。”

回到苏州河

刘蔚

着幼小的我们;在公园餐厅,我平生第一次吃了美味无比的盖浇饭。因此,当年的苏州河与长风公园之于我们,就是诗与远方最初最便利的启蒙。

苏州河两岸分布了大量的工厂,最知名的也许是国棉二十一厂,离我家很近。我的邻居和同学中,就有不少国棉二十一厂的子弟。二十一厂在长宁路上有两扇大门,西侧的正门美观有气派,但东侧简朴的大门对于我们更熟悉更亲切。因为每逢暑假,学校就会组织大家穿过这扇门,到里面的二十一厂游泳池游泳,那也是

我们兴高采烈的日子。苏州河成就了上海近现代辉煌的工业文明,但也付出了水质环境遭到破坏的惨重代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里购买的第一台友谊牌十六寸黑白电视出了点故障,生

产厂家上海无线电三十二厂就在周家桥苏州河对岸,母亲便让我送过去修理。当我推动绑着电视机的自行车跨过苏州河桥,脏黑的河面上飘来的阵阵恶臭差点把我熏倒。令人欣慰的是,在工厂修理部巧遇马路对面的一位邻居,他比我大约五六岁,平时沉默寡言,神态沉稳而洒脱,我们从未说过话,但在马路上遇见都会向对方微微一笑。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三下五除二便干净利落地修好了电视机,而且一分钱也未收。我抱回家,母亲得知此事后,连连夸他是活雷锋。母子俩为此感动了好久。

唯其黑暗,愈显雄

壮。苏州河的治理改造堪称当代上海史诗级的壮举。如今的苏州河两岸,水清鱼翔,绿树婆娑,岸似飘带,风景如画。前几年我第一次去虹桥河滨公园,就被那里的景色迷住了。门口矗立着一排国棉二十一厂女工的群雕,我拍了照片上传朋友圈后,相熟的一位媒体朋友让我立即把照片发给她,原来她的母亲、新华社的一位名记者当过二十一厂的挡车女工,对这里怀有深厚的情感。

那天又去虹桥河滨公园,我随身带了本《聂鲁达散文选》。公园里银杏金黄,秋色浓郁,河畔的玫红色健身步道上柳丝吹拂,不时有穿运动装

的人健步奔跑而过。我在公园绿荫环抱的高台上找了张长椅坐定,开始静静地阅读聂鲁达的精彩篇章,当读到他的散文名篇《寻根者》中的一段文字——“我的一生便是一次漫长的漂泊,始终四处奔波,而且总是要回到南方的森林,回到那莽莽的林海”,不由怦然心动。诗人曾经深入跋涉智利南部的原始森林,那苍莽奇丽的林海与风土人情给了他无限的人生动力与写作灵感,因而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原乡。我等凡夫俗子自然无法与诺奖诗人相比,但中国人的寻根传统刻在了我们的血脉与文化基因中,它让我们回望过去,珍视当下,走向明天。

我恍然大悟,回到苏州河,常去那里走走看看,多少也有这层意义。

妻不算最好看,但我觉得她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耐看。不怕人笑话,我是“一天离了妻,太阳不落西”的那种男人,如果相隔千里之外,每天必须两到三次以上通电话。有一个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的,几十年来无论是出差还是上班,每次我们都要相互拥抱一下再出门。下班回家也一样,无论谁先谁后,先进门的迎上去拥抱着亲吻后进门的。每次相拥浑身总是暖暖的感觉,有人说我们爱的仪式感满满,我们已然觉得这是生活的自然常态了。

我是相信缘分的。40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参军4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因为考虑交通方便我先到了哥嫂家。哥嫂所在的林业队驻地是一个徽派建筑风格的自然村,坐落在一片翠绿的竹海中。

第二天清晨,我沐浴着晨晖,踏着青石板路,看着袅袅炊烟与淡淡的晨雾,走向村边的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清澈见底,一排排翠竹倒映在溪水中随风摇曳。在我站定溪边的那一刻,突然一股仙气袭来。

那溪水中间一个婀娜多姿的倒影映衬着一张青春雅雅白里透红的少女脸蛋,一双嫩芽似的小手在清澈的溪水中上下捋着一头青丝,我被这画面定住了神。或许水中的“倒影”也发现了岸上那对人神的眼睛,站在溪水中的她猛地抬起头甩甩秀发上的水珠,

我记得,春节的脚步渐行渐近时,巴老的病房便提前“闹春”了,读者、友人送来的水仙、蝴蝶兰、蜡梅等香气四溢,大红的“福”字和张挂于墙的彩带五色斑斓。除夕夜,儿女们围在巴老身边品尝着“梅龙镇”做的“年夜饭”,团团圆圆,其乐融融……

1994年秋,巴老由于负重看稿,引发“胸椎”骨折住进华东医院。因治疗所需,病人的饭菜都做得缺油少盐,淡而无味。巴老家人只能自带“炸酱”以佐饭。一次,老友辛笛来探望。巴老笑着问他:“现在还下馆子吗?”辛笛说:腿脚

不便,上不了馆子嘞,连家附近的“梅龙镇”都去不了了。听了他俩对话,觉得不能前去看望是憾事,但可以自带家什把烹任的菜肴买回来呀。当时,饭店食客盈门,店堂间里“翻台面”都来不及,不用说“外卖”这样的小生意。酝酿此事时,我觉得让“梅龙镇”做较适宜。我听时任经理包国京大厨介绍过“梅龙镇”有个与文人墨客交友的传统。早在1930年代就成了夏衍、于伶等领导的文艺界地下组织联

络点。赵丹、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等电影明星和越剧界名伶常在此设雅集,连弄堂口碑坊上的“店招”也是艺术家刘海粟在83岁时书写的呢。

我把这事与包大厨一说。他不仅答应还当场草拟了菜谱。我见上面都是适合老人口味的菜肴。尽管每周只做一次,可他为巴老的饭菜没少和我联系。得知巴老患“老慢支”,他使用白萝卜、五花肉等食材,再加花椒烧了一个有清火、止咳的“食疗汤”。后又听说巴老胃口不好,就改成开胃的“酸辣汤”。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是重头戏,包大厨上灶做了干烧明虾、回锅肉、鱼香茄子、干烧鳊鱼、干烧刀豆、糟溜鱼片、夹饼等家常菜肴,用他的话是只图巴老吃得满意,他就安心了。巴老很尊重他人劳动。没吃完的菜,他让护理员热一下再吃。我几次征求他意见,听到的都是:“味道不错”。

1993年秋,巴老下榻杭州创作之家,厨房小张师傅为让巴老恢复体力,常在伙食上翻些花样。有一次,他做了几样时兴的杭州菜,上桌后,我见巴老刚拿着,随即放下了。大家看了纳闷。原来,他想面谢小张。在后厨忙碌的小张师傅赶紧走来,巴老对他说:谢谢你,辛苦了。没等小张把手在围裙上揩干,巴老缓缓地已向他伸出了手。

有次,我在“梅龙镇”刚结完账,转身离开时,包大厨开口对我说想看望老

人家。我与巴老一说,他马上说道,好,好嘛。接着他要我用车把他接来。1998年5月1日下午,我俩来到病房后,包大厨捧着鲜花向坐在轮椅上的巴老说:祝巴老健康长寿。我在一边介绍道,他就是“梅龙镇”的厨师包国京。巴老听后说:“你店是‘川扬帮’合我味。由于有病,现在不能吃辣的了,麻烦

你们了。你很忙,还来看我,谢谢你”。我猜想巴老见他穿着一身工作服才说这话的,包大厨确实很忙,忙中还遇上喜事呢。这天上午,包大厨刚获得市劳动模范称号,转身换上工作服,戴上大厨帽指挥他的徒弟在厨房里唱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直到见我站在他面前,才心急火燎连脸都没来得及洗拽着我就走……

此时,我见包大厨坐在巴老身边有些拘谨。立即没话找话说:“你来看巴老也不换件衣服”。他腼腆而不失幽默地说:“劳动节,就是要劳动嘛”,此话把巴老也说乐了。这时,不知是谁提议道:“梅龙镇”中有龙,巴老也属龙。巧了,你们两个小辈同属龙,真是“群龙相聚”。话音未落,我耳边只听“咔嚓”一声。快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定格在胶片上了……

文学艺术上获了奖,妻总是第一个祝贺我的人。妻从来沪进入现在的学校到退休,换了4任校长,同事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夫妻情笃如初的“美名”,一直在校园流传。那些年,我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后又担任一家医院的政治主管,一年365天东西南北到处跑,我们聚少离多。但每逢教师节、妻的生日或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无论我身处何地,妻所在学校的传达室,总有我准时寄送的鲜花与贺卡。妻的领导与同事都说我是有心人。在他们眼中,这也是爱的仪式感。

其实要说“有心”这一点,我远不如她。我们恋爱的4年多时间里我给她写过365封情书。她把这些年情书一一编上号,整整齐齐摆在一个专柜里,从江西到无锡,从江苏到上海,无数次调动搬家,妻抛物无数,唯独把我给她的信一路走一路带,一封不落……

唐人卢照邻有诗言:“愿作鸳鸯不羡仙”。我想,夫妻恩爱不是秀给别人看的,而是自己感觉幸福就好。40年一路走来雨雪风霜经历太多,但一直记住,丢什么不能丢掉初心;走得再远,不能落下与自己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

闺蜜家的新年活动,美丽的加法。

责编:郭影

壬寅读札(六首) 肖复兴

读《秋山图》
料峭春寒读芥川,秋山图已雾迷烟。
此山尾在寿宴后,他印头铃死海边。
巧点桃红前代树,戏装月白昨天仙。
一图未碧谁人变,掩卷长空落日偏。

读《静静的顿河》
居然父子战争谈,乱世敢怜刀剑寒。
炮火纷纷惊暖日,顿河静静起冰澜。
岂知老叟羞遮眼,但觉童心直面看。
一问天真似天问,硝烟未尽答犹难。

注:小说有一节格里高利父子关于战争的对话。
读《海边理发店》
洗剪风吹幻亦真,发丝细雨落纷纷。
秋千独坐衰残意,春水自生轻薄纹。
流转三年惊似雁,烦忧四海乱如云。
镜中父子沙前浪,颈后旧疤心上痕。

注:《海》日本作家荻原浩小说。
读毛姆《面纱》
闲看毛姆月西斜,夜静灯枯百感加。
人世千翻尽风雨,面纱一揭满疮疤。
已无王谢堂飞燕,唯有明清苑落花。
沧海亦难寸心测,琵琶犹抱走天涯。

读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
亦悲亦苦亦陆沉,时物萧森通古今。
逢世蹉跎如学步,知音寥落似寻金。
秋云争宠连天舞,春草煽情带雨淫。
但有半杯藜粥在,便同老杜醉相吟。

读老傅《风雷诗集》
世缘未了夜先知,一早来看老傅诗。
馆阁香薰堂上体,泥糊烛暖草间词。
素笺留墨冷前梦,青鸟连风念旧枝。
好句而今谁共赏,流年又是过冬时。

注:老傅为我中学同窗,去冬病逝。

人家。我与巴老一说,他马上说道,好,好嘛。接着他要我用车把他接来。1998年5月1日下午,我俩来到病房后,包大厨捧着鲜花向坐在轮椅上的巴老说:祝巴老健康长寿。我在一边介绍道,他就是“梅龙镇”的厨师包国京。巴老听后说:“你店是‘川扬帮’合我味。由于有病,现在不能吃辣的了,麻烦

你们了。你很忙,还来看我,谢谢你”。我猜想巴老见他穿着一身工作服才说这话的,包大厨确实很忙,忙中还遇上喜事呢。这天上午,包大厨刚获得市劳动模范称号,转身换上工作服,戴上大厨帽指挥他的徒弟在厨房里唱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直到见我站在他面前,才心急火燎连脸都没来得及洗拽着我就走……

此时,我见包大厨坐在巴老身边有些拘谨。立即没话找话说:“你来看巴老也不换件衣服”。他腼腆而不失幽默地说:“劳动节,就是要劳动嘛”,此话把巴老也说乐了。这时,不知是谁提议道:“梅龙镇”中有龙,巴老也属龙。巧了,你们两个小辈同属龙,真是“群龙相聚”。话音未落,我耳边只听“咔嚓”一声。快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定格在胶片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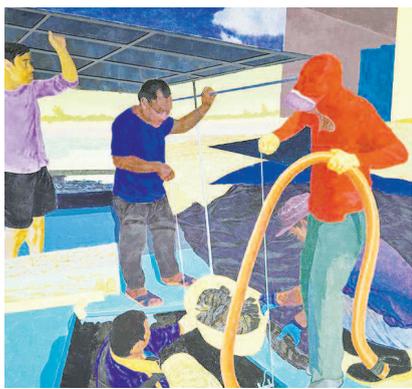
文学艺术上获了奖,妻总是第一个祝贺我的人。妻从来沪进入现在的学校到退休,换了4任校长,同事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夫妻情笃如初的“美名”,一直在校园流传。那些年,我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后又担任一家医院的政治主管,一年365天东西南北到处跑,我们聚少离多。但每逢教师节、妻的生日或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无论我身处何地,妻所在学校的传达室,总有我准时寄送的鲜花与贺卡。妻的领导与同事都说我是有心人。在他们眼中,这也是爱的仪式感。

其实要说“有心”这一点,我远不如她。我们恋爱的4年多时间里我给她写过365封情书。她把这些年情书一一编上号,整整齐齐摆在一个专柜里,从江西到无锡,从江苏到上海,无数次调动搬家,妻抛物无数,唯独把我给她的信一路走一路带,一封不落……

唐人卢照邻有诗言:“愿作鸳鸯不羡仙”。我想,夫妻恩爱不是秀给别人看的,而是自己感觉幸福就好。40年一路走来雨雪风霜经历太多,但一直记住,丢什么不能丢掉初心;走得再远,不能落下与自己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

闺蜜家的新年活动,美丽的加法。

责编:郭影



新农村之养鱼场(油彩) 梁群峰

朝岸上一身戎装的我看来,四目相对,我的心跳比第一次进靶场实弹射击还快……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虽然我们不曾相识/但内心的火焰告诉我/我等待和寻找的——就是你!”我随手写下的这段话,竟很快被“信使”传到她也就是后来成了我妻子的手里。这是刻在我骨子里的幸福画面。

她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这个小山村第

暖暖的相拥

何秋生

一个考上师专,也是第一只飞出这座大山的“小蝴蝶”。命运之神就这么巧,好像这只“小蝴蝶”就是上苍专门安排在此等候我的。与妻相识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恋爱,与妻相识之后就认定此生有她足矣。那时我还是个家境普通的战士,但就在那年冬天,她踩着没膝深的积雪一脸灿烂地随我翻山越岭几十里到大山里去认公婆。我平生最怕的事就是别人对我好,因为我用一生去回报。

我们平日没有“海枯石烂”“举案齐眉”之类的宣誓,“爱情”更多的内容是“柴米油盐人间烟火”。不过,我们一直相互欣赏相互珍惜。无论我在工作上取得了进步还是